煙嶼樓讀書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四

鄞 徐時棟 同叔

子上

荀子

勸學篇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楊倞注謂道聽塗說也按此六字與不苟篇之非惠施鄧析者正同豈亦謂其琦辭怪語皆道聽而塗說乎

勸學篇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詘與屈同頓挈也謝氏墉曰頓猶頓挫提挈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按吾鄉方言凡以手挈物因而高下之而去其汙垢皆謂之頓正此字也舉足履高下謂

之蹞足俗蹞之頓脚義與頓婁之頓同

不苟篇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楊注皆實鬭其所以然如云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又云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故曰卵有毛也愚按楊注似不得其意荀子之意蓋皆謂必無之事必無之事而欲實之爲有是說之難持者也然而惠鄧之巧辯獨能說無爲有故曰非禮義之中也山豈能與淵平地豈能與天比齊秦相去甚遠豈能相合鉤豈能有須卵豈能有毛皆謂事理之必無者也入乎耳出乎口二句不可解楊亦云未詳而又著或說云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

山鼩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見吐納雲霧是有口也云云按無故添設一山字已不可解而其解語更爲轇轕不順闕疑可也

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按此語正與不苟篇所云意合不苟篇所云山淵平以下七語蓋皆二子書中語即所謂琦辭怪說也

戰國之時士習䧺下以立談取卿相爲貴以不求聞達爲賤至如孟門高弟乃欲以儀衍爲大丈夫矣又如陳仲子者若生漢晉六朝之間豈非石隱之高士乃孟子尙以爲巨擘而趙后至以爲可殺荀子不苟篇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其

輕鄙之如此

榮辱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按此云親戚亦指父母嘗故云忘親楊注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似楊以後世親戚爲解矣　古人親戚只指父母兄弟言之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國語曰近臣諫規親戚補察國策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此親戚對嫂妻言之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意與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同則亦指門內之人言之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謂父母兄弟以至管子之重於親戚晏子之離散親戚孟子之亡親戚

君臣荀子之親戚不免刑戮尸子之以親戚徇（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閼則以親戚徇）皆是也至漢書貢禹傳之賞善罰惡不阿親戚魏志華歆傳之祿賜以振施親戚晉書裴頠傳之雖后親屬然海內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則皆指貴戚姻婭言矣　史記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又孟嘗君傳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此親戚皆謂其家屬而斷非姻婭也　吾向言周秦以前無解親戚作姻婭者以此二字連文言之耳若分析言則解親爲父母者無論矣若如盜親周親至親親親仁親（大學仁親以爲寶淮南子親係乎君仁親乎父）又如左傳之內舉不失親（按謂舉子）祭義之立愛自親始禮記之婦若有私親兄弟（按云私親亦謂婦之親屬耳非如後世之所云私親者也）皆謂其門內親屬也而戚字亦然如曰戚之也解作親之也指兄弟言戚戚兄弟解作親親兄弟

亦指兄弟言有貴戚之卿明別乎異姓之卿言之則實指同姓爲貴戚矣鄭注周禮掌戮以親謂緦服以內又注太宰謂若堯九族又禮記喪服注謂六親謂五屬之內老子六親不和有孝慈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列子有人去鄉井離六親後漢書注（馮衍傳 秦彭傳）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呂覽云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注六戚六親也然則古人皆以親字戚字指門內親屬言者如此（左傳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注周禮小司寇議親之解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之有服者此則解親字而已及姻婭矣然猶曰外親則雖及姻婭而猶必外之（若後世則直云外姻矣）正如史記作外戚列傳夫云外戚則戚非姻婭可知

非相篇曰堯舜參眸子楊注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蓋堯亦然愚按參卽三字凡人一目一瞳是二眸子也舜一

目重瞳蓋一目如常人故云參眸子

非相篇曰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按亂君而加世俗則非君國之君也下文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又云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又云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嗁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詳味上下是亂君只作亂民解然稱民爲君亦太奇矣而楊氏無注豈本作亂民刻板誤耶

親家見史猶言姻家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按此親家只作夫家解

非十二子篇非墨翟宋鈃又儒效篇曰愼墨不得進其談是其惡

墨無異於孟子之闢墨也而成相篇乃曰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忽復推尊墨術何也楊氏無注或此墨術非云墨翟之術耶其富國篇又極非墨子末云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與成相之墨術行治之經大相正反者何也 成相篇墨術行治之經吾甚疑之本篇前數語明云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不應才數語而遽尊之也且荀子一書非墨者無篇無之如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諸篇皆極駁詰之也

仲尼篇是猶伏而咶天注云咶與舐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咶鹽莊子人閒世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按其義皆是以舌引物之義故云與舐同也而廣韻訓爲鼻息博雅云息也疑皆失之觀三子文義及其从口从舌字義斷爲舐物無疑也莊子

田子方舐筆和墨釋文舐本作䑛又字詁云舐古文𦧇又漢書吳王濞傳集注云狧古𦧇字又韻書作䑜是舐也咶也䑛也𦧇也狧也䑜也皆同一字也

五伯之說紛紛不一若從其朔則當以荀子爲定王霸篇曰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下云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成相篇曰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按荀子數五伯不及秦穆此云配則亦不可厠正數中矣孟子曰秦穆公用之而霸左傳曰遂霸西戎蓋秦穆之霸霸西戎耳不能列五伯也　宥坐篇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是亦以句踐列五伯中也

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之太白旗而荀子正論則云武王伐有商誅
紂斷其頭縣之赤旂又解蔽云紂縣於赤旆或問當以何者爲
信余曰聖人不爲已甚紂雖獨夫而究則君也既已自殺吾意
當時必當禮葬之然則縣之旂旆尙爲子虛又何論其赤白哉
孔北海論武王謂伐紂斬而刺之不如漢高赦子嬰之寬裕
是爲逸周書及諸子書所誤也
僞古文竊解蔽篇引道經語而衍之爲十六字而僞作孟子外書
者不知也乃引之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云云僞古文竊荀
子引書先時者殺無赦二語造爲政典而僞作三墳者不知也
乃引其語入三皇政典中大偷小偷眞可憐而可笑也
三世出妻之說吾最惡之誣孔子而并及其門人於是有曾子出
妻之說又誣之而及於私淑者於是有孟子出妻之說漢人謂

孟子以妻袒於房欲出之以母止之不果此似誣妄不可信而
荀子解蔽則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注云孟子惡
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則是孟子真嘗出妻者
矣異哉　荀子與孟子相去甚近而出妻之說世無信者況作
檀弓者與子思相去甚遠而可信其說耶余謂作檀弓者已必
嘗出妻而欲援以自解故造此說耳（荀去孟不過百年而記禮者更遠在荀卿之後也）

解蔽篇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注厭指按也以指按目目前之
物往往歧出古人文章形容之妙如此周秦諸子窮形盡相往
往能道此等語後人不能矣

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
自然謂之性又曰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
後成謂之偽其自解偽字如此故嘗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言

堯舜之聖以作爲耳不然荀子論政事治道極口推尊堯舜豈至此忽狂惑而曰堯舜詐僞乎

性惡篇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又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錢曉徵跋是書謂僞古爲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論之甚詳似矜獨得者按楊注云僞爲也則前人曾言之矣且荀子有曰陶人埏埴而爲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是又明明以僞爲爲豈得曰器生於工人之詐僞乎則何庸詳辨之乎

禮以義起記禮者之言也荀子最爲習禮大儒而其言曰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大略此言最得禮之本意

宥坐篇曰太公誅華士華士不知何人楊注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按此語眞法家之言重誣太公者也正與趙后之欲殺陳仲子同意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正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也耕食掘飮不仕事力正堯民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者也太公而知其才可用也則當教以出仕而

知其才無用也則聽其碩隱沒世而已柰之何而以爲首誅也夫殺一無辜仁者不爲之二人者高介士也非但無辜者也而誅之耶況曰不得賞罰勸禁其語尤妄夫賞以勸有功罰以禁有罪二子者無功而亦無罪者也焉用賞罰哉且齊之民衆矣不皆有功而有罪者也不皆有功而有罪則賞罰不槪用也賞罰不槪用則將比齊之民之無功而無罪者而盡誅之而曰吾不得以賞罰勸禁故誅之也豈理也哉故曰此法家之言重誣太公者也又且伯禽就封而周公未嘗之魯也云公從魯聞亦失本事又二人曰不臣天子而太公曰是望不得而臣也望豈天子哉太公亦斷不作此語史記稱太公謂夷齊義士命扶而去之夫夷齊則亦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者也

宥坐篇引孔子之言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吾鄙之此雖不必果出自聖人而狀後世士大夫絕肖

曹共公聞其駢脅 句 欲觀 句 其裸浴 句 薄而觀之 句 此讀法甚善楊注宥坐篇引此傳云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是亦以欲觀其裸浴五字爲句與今讀法同

法行篇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親人天爲韻遠反晚爲韻荀子書閒有韻語不獨成相賦篇也

法行篇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事使報孝敬令各爲韻又按此數語極淺易而極學問凡處倫類者皆當瞿然三思凡婦人語言當爲其婦也無不詬其

姑及其爲姑也無不詈其婦苟一身而兼有上下則必悖悖然自謂生不逢辰矣使以荀子此語曉之亦午夜鐘聲也

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是明明以葷爲菜與酒肉相反今乃以酒肉爲葷何也（注葷葱薤之屬）又云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按此謂衣祭服也臨祭當齋不茹葱薤故云云前云端衣玄裳亦當作此解謂臨祭而齋則志不在於葱薤臨喪而蔬食則志不在於酒肉楊注似未見及此

周公謂魯傅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堯問篇文也說苑尊賢篇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

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出是言之呂覽所云吾不與處之語亦甚誣矣

荀卿弟子之贊荀卿者有云(堯問篇)孫卿懷將聖之心據此是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將字不當作虛字解也

忠經

世僞造武侯心書而中引僞古文尚書他無論矣季長忠經其引書詞亦僞居其五

讀書分年日程

程畏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世有其書余屢求之不得也阮文達稱寶應朱止泉澤澐初得是書即尋其次敘刻苦誦習

小兒語

明呂得勝小兒語其子坤續小兒語二書皆似衢歌里諺使小兒

初學語時教之成誦以培植其根本意亦甚善惟嫌不盡通俗不能使老嫗乳媼一一俱解則教之者先未了了於心誦之者雖能歷歷上口亦奚益哉余嘗與烏釀仙世耀擬爲之以方言鄉談之久在人口於事理實的確不磨者取而刪潤之一夕成數十條其名兒語其實則老成人不能易也頗足訓俗而燬於火惜哉

人譜

劉忠介公宗周人譜爲吾鄉金谷亭所刻谷亭即金烈婦之父烈婦世稱金八姑娘者以宨自投於海余有鶴背籥記見文集中其後慈谿葉氏購其板而加刻行狀論世知人亦有裨於讀是書者也人譜已刊於忠介全集然本或單行故四庫別著錄於儒家類采葺嘉言懿行發人深省學者常置案頭時一翻閱亦

何異看因果書記功過格乎惟沿宋儒習氣首為太極圖以後條皆冠圖大圈小圈奇形怪狀殊失聖門氣象正不必為公諱也

求仁錄

國初時慈谿有潘平格字用微者力求聖賢之旨蓋亦有志於學者也著求仁錄十卷大意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為主牖自孔孟以來二千餘年無人知道直至其一人始能明之可謂言之不怍者矣寧波府志隱逸傳云自謂剖析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至今門人在崑山者尚守其師說云云此傳語迯而不斷本是微詞近時用微裔孫重印求仁錄以志傳冠首不知傳語之諷之也志作於康熙朝至今又閱百餘年恐所謂崑山學派亦聞寂矣

用微謂格物者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也於是無一時一事非大學格物之物按此說亦先輩有之非起自用微者然而其說不可通也格物尚在致知之前既能致知還要誠意正心修身然後可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次序如此今謂格物即是格通家國天下之物則大學中但須致知在格物一句便了後來多少工夫次第皆抹殺矣夫格物至平天下其理原是一貫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屋其中原包得千萬間然必有門有庭有階級有廳堂而後有室今以其許多房屋只是一所遂曰此門庭即是廳堂即是室宇則斷斷不可也潘言似乎有理而不知無一非蹈空者

其書辯論鑱起滔滔歸源總不外渾然一體之語吾謂如此以求聖道聖道愈遠使讀者目眩心驚愈見高妙其實即是禪學支

旨而與聖道分毫無涉也夫聖人之道在實踐而已安有所謂高妙者做人好便是聖人做人不好便是盜跖桀紂潘氏開口便曰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又曰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此等老生常談何補世用毛文强序其書至謂抉千聖不傳之祕析萬古不解之疑吾不知其何疑何祕而推而躋之於周程朱張之上也

凡論辨何常之有今日自古聖賢所說之語無一語非渾然一體也可也今將曰物之各自一體各不相合而我以道貫之此與用微之說反矣然未嘗不可取自古聖賢之語以證吾說也今曰自古聖賢所說之語無一語非人性本善求仁以復性也可也今將曰人性本惡必彊勉力行以至於爲善此與用微之說又反矣然未嘗不可取自古聖賢之語以證吾說也此諺所謂

舌頭無骨者也總之能躬行實踐以化後進小而鄉邑大而天下近而妻子遠而後世能此者吾敬之事之若只在言語上作聖賢吾不以爲然也夫論辨亦有何益論聖道亦有何用前輩謂一日可成一部書者莫如語錄旨哉言也

用微謂曾子之仁完全得孔子一呼當下印實譬如雞雛肢體已完雖在殼中勢將破殼而出只在母雞一啄耳余謂此語眞覺擬不於倫若果如其說何異禪家之棒喝乎一貫忠恕仍是聖賢實踐工夫若看一貫做神悟則忠恕已分兩事已分人我矣復何得云一貫乎儒者之說一貫無非佛語眞覺可笑而用微尙拾人牙慧者也且用微嘵嘵說格物物格而只家常小物亦不能格也卵殼是雞雛自啄而出何曾待母雞之一啄者

世傳武侯心書五十篇新書十四篇讀之多陳言不類武侯他文字又心書將誠篇引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又戒備篇引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則不應東晉晚出之僞古文而武侯得見之也且蜀漢諸臣上表昭烈勸進時以昭烈名合圖讖稱聖諱昭著又不應以武侯著書而以聖諱名篇也凡此皆可疑者

管子

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獨有也

此數語爲淮南覽冥訓所本房元齡注夜行謂陰行其德亦不知夜行是古書名也詳見淮南子餘

今日之今瞿瞿栩栩少焉㬪之已化爲古僞心史中語也此等語前人多有之不足爲異管子乘馬篇曰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已爲莊列胚胎
乘馬篇云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按分春卽今春分也後世每月分二節一歲二十四節而管子幼官篇則以十二日爲一節春分八節曰十二地氣發曰十二小卯曰十二天氣下曰十二義氣至曰十二淸明曰十二始卯曰十二中卯曰十二下卯夏分七節曰十二小郢曰十二絕氣下曰十二中郢曰十二中絕曰十二大暑至曰十二中暑曰十二小暑終秋分八節曰十二期風至曰十二小卯曰十二白露下曰十二復理曰十二始節曰十二始卯曰十二中卯曰十二下卯冬分七節曰十二始寒曰十二小榆曰十二中寒曰十二中榆曰十二寒至曰十二大寒曰十二大寒終四時凡三十節而三百六十日終焉此皆見幼官篇者其中淸明大暑小暑白露大寒與今節氣同名而其

時則又不合如管子淸明在初春以來四十八日今淸明在立春以後六十日至大暑小暑則與今互異先後又春分立夏今節名也而乘馬篇所稱分春立夏不在三十節氣之中房元齡注陰陽之數日辰之名於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也

左傳隱四年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管子五輔篇曰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下上君臣二事外幷次序亦復相同左氏本管子乎抑管子襲左傳耶

朋黨二字始見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黨爲友參患篇曰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其他言人臣黨而成羣者甚多按仲以鮑叔之

薦而相齊國及其將死而桓公欲以鮑叔爲相仲猶論其無相度不足爲相其可謂不肯爲黨者矣卽廷臣此時亦不聞有分朋立黨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後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後人僞爲之耶

小匡篇多襲齊語大匡篇則前半全襲左傳而有可發大噱者如云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於貝邱云云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云云凡其敘事並無年月獨此三處有之而九年者魯莊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删節可笑如此其後半篇又雜入諸子與左傳本事違異者蓋以齊桓初年頗好戰而嘗爲魯所敗作者欲護管仲因造爲仲諫不聽諸語意謂桓不聽仲故有是敗耳

又曰管仲使徐開封處衛注謂齊賢人也使賢人處諸侯之國令

其歸齊也而他篇復云使公子開方游于衛開封開方音相同必是一人考管子臨卒有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然則衛有公子開方來仕於齊齊適有公子開方往仕于衛恐未必有此事也然則使游于衛者實徐開封矣

又曰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此仲之禁令也又入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亦仲之政令也寡婦不使之全節而爲之合和眞伯國之教然而三出三嫁則亦以爲有罪矣彼謂出妻再嫁爲古人恆事者眞妄語哉

少時讀徐天池渭文長集見其節婦贊有云天欲顯雎之節故喪其雄以爲大奇後見管子覇形篇有曰令其人有喪雎雄注謂失男女之偶然則天池實本此也

問篇大奇錯綜變化曲折明暢而跌蕩生姿漢以後未能有此等文章矣

棠陰比事

吾友金陵朱述之緒曾得鄉先生桂萬榮棠陰比事宋刻本開雕既成以二册寄四明一贈段鏡湖觀察光淸一以贈余係影宋雕本極閎大刋刻亦精工今述之久作古人板亦燬於兵燹矣述之既刻此書又作棠陰比事考證及續棠陰比事各若干卷稿皆在余家屬余爲序癸亥一炬盡爲灰燼述之之子桂模等久不通音問未知尙有副本否若別無抄傳則千秋著作化爲飛垢負此良友深疚於懷二書之外又有昌國典詠曹子建集疏證並是巨帙同遭刦火嗟乎嗟乎此吾所以每一念及而輾轉不寐者也述之未官吾土而以奉檄辦定海善後事來

寓月湖者久之余修鄞志特爲述之立寓賢傳蓋風塵下吏中求博雅好事如吾述之者幾人哉

書品

梁庾肩吾取漢魏以來能書者一百二十八人定以九等作爲書品今其書傳者無幾人即其人姓名亦多不識其中晉元帝齊高帝劉穆之蕭思話諸人今尙有殘楮片字見閣帖中後人百學不能過而書品皆列之下等然則即作字一事亦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世所傳書品九品實一百二十二人序謂一百廿八人不知何故又下之上論云此二十一人而實即二十人想今本非全本耶肩吾作書品評論古今書人世以爲允蓋於此事三折肱矣而梁武帝作書評評肩吾書以爲畏懼收斂少得自充效未精能去

蕭之遠矣然則肩吾書蓋多學古人而自家眞意反少者梁武語板刻書有誤俟再考

寶眞齋法書贊

岳倦翁珂寶眞齋法書贊極用心思自來賞鑒家無此富有亦無此精到也其書久佚乾隆間整理四庫書從永樂大典中采摭成帙尙得二十八卷亦嘉惠士林之一端也書以歷代帝王爲首終以鄂國傳家帖歷代帝王帖中首唐人摹唐太宗枇杷帖次以宋太祖處分帖其下皆兩宋宸翰時棟謹案宋太祖帖跋尾云百拜祇贊冠於宸章又贊尾云臣得其眞贊以昭之冠於百王然則珂之原書必以其本朝宸翰冠首未必以唐太宗枇杷帖壓卷且前代帝王僅存此帖此帖又係摹本似編次者誤移之揆其舊例當以冠之唐摹雜帖卷中此卷今在第八卷不當置諸

首帙也　保民而王王字去聲而倦翁贊枇杷帖用作平聲贊云觀帝之帖覩人如傷蓋不特摛（原作拔）辭冠八代之英結字傳二晉之芳又得所謂公子御說宜君之言而合乎孟軻氏保民而王也　又案原本列前代宸翰必不僅止枇杷一帖所謂冠於宸章冠於百王者必是合歷代言之非專指其本朝也若但指宋朝則藝祖自是趙氏開國焉有不冠首之理而煩稱說耶然則原書以處分帖爲開卷第一自可無疑而前代御書僅存枇杷亦可惜也

宋時諸帝好爲淡體書倦翁跋仁宗淡體淨字云凡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此引六一歸田錄中語也又跋英宗淡體甯字

避改云是書在本朝神逸淸麗至昭陵而大全又跋神宗漢體龍字云本朝漢體書肇自熙陵眞仁而下咸祖遺法帝雖罕傳遺蹟而筆意飄動得體之全

今星命家謂男爲左造女爲右造古人則謂之陰陽宋高宗手札云陽丙戌丁酉戊子甲寅令和尙看子細寫來倦翁跋云此蓋宗藩之從北狩者上心所念頻以諮詢

倦翁跋右軍留女帖云予在建康初訪帖於故室檜之孫有某者不肖遊娼肆蕩無一簪幾不能自存初以此求售於所託予以二十萬錢得之某大喜於是帖陸續來矣此蓋其得意事故記之如此然非特倦翁快之即後世聞者亦爲岳氏快之特檜之子孫何必諱其名曰某且稱爲不肖亦過此等正是檜之肖子目爲不肖恐此人不甘受也呵呵書法贅跋中有云予在建康訪帖塢遺物此書中屢稱帖

塢皆折槍也

轉行撩寫其平撩者古人謂之平起見書法贊

唐相崔遠送廣利大師歸江東詩末二句云想見家山諸弟子盛誇新賜大師名後題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遠乾甯四年季夏二十九日書倦翁跋墨蹟云廣利師吾不知其何人方其江東之歸想見冥鴻將翔下避世網既遊時賢之門亦欲因決去之機以警在位者而盛誇新賜之名崔獨戀棧不念淪胥反將以腐鼠嚇之卑哉見也又云考之年表是歲六月乙巳始拜中書侍郎而寫詩之月適同斯時汲汲持鳳池之名以銜鬻於緇徒之前益可羞矣云云余謂凡物皆以人重此卷出自乾甯宰相遂併其題名結銜而亦誚之其實古人常事而謂之銜鬻可羞不太苛耶且所謂廣利大師者焉知非勢利僧人而贊歎之至於

如此崔遠本不足道彼緇徒者苟有高見豈宜當將及淪胥之時出山而遨嬉哉而當其來朝竟蒙大君賜號之寵及乎歸山又得時相贈詩之榮冥鴻高蹈恐不若是遠詩落句與其題名焉知非廣利意又且得詩以後必大歡喜歸以誇耀儕輩什襲珍藏以故久而流傳益久而得入之祕府也吾此言固非刻論若果如倦翁言覷爲腐鼠則且一笑而毀裂之矣遠詩云云以重君賜也而嚇之也

尤射

魏繆襲作尤射凡二十章多古文奇字其意似戒王圮厥德縱射觀遊無度（十字其書序及文）而作書中多闕文亦不知注者何人注亦多闕本脫佚耶殆故爲此狡獪耶其贈玉章云匪艾嚼乂厥中罔中惟乃中厥行罔行惟乃行厥言罔言惟乃言意欲彷倘書

而沓宂無味又曰若苗方萌茀茀耕茀茀耘茀茀有旋注云旋成熟也蓋竊用方言秦晉凡物樹稼早成熟謂之旋也又曰若雞方卵茀伏茀遺（玉篇遺轉也或取此義或即是育字）茀有晨按晨者謂雞出而能司晨也下字已怪且伏卵中能必其皆雄物也牝雞而司晨不如茀伏茀遺之爲愈矣大抵全無意義擇眼生字入之尋常文字中正所謂艱深文淺易者也

又志服篇有詩六章其一曰雞鳴歐歐朋燈晢晢摩彼華衾三載在是薄言既之爛矣初製注云賦也三載而若初製示不寢也如此等語吾不知其自視於三百篇居何等也其五曰汙巾手于彼清流意不過謂濯手於水耳而其詞反若手爲水所汙者又曰丹魚羣遊衎衎其體魚以體稱亦爲罕見其卒章曰楊柳方方倉庚嚩止顧乘行雲言覲君子以柳而言方方與詩中依

依二字體物之狀工拙豈有等耶乘雲而覩君子此君子在雲霧中耶

張華禽經

古傳師曠禽經乃復有張華禽經體物頗有工夫不解何以必託諸古人也王楙引鮑夷白語謂古人引禽經而今本無之者數十條因爲條列之不知即爾雅疏崇有論諸書所引者豈眞三代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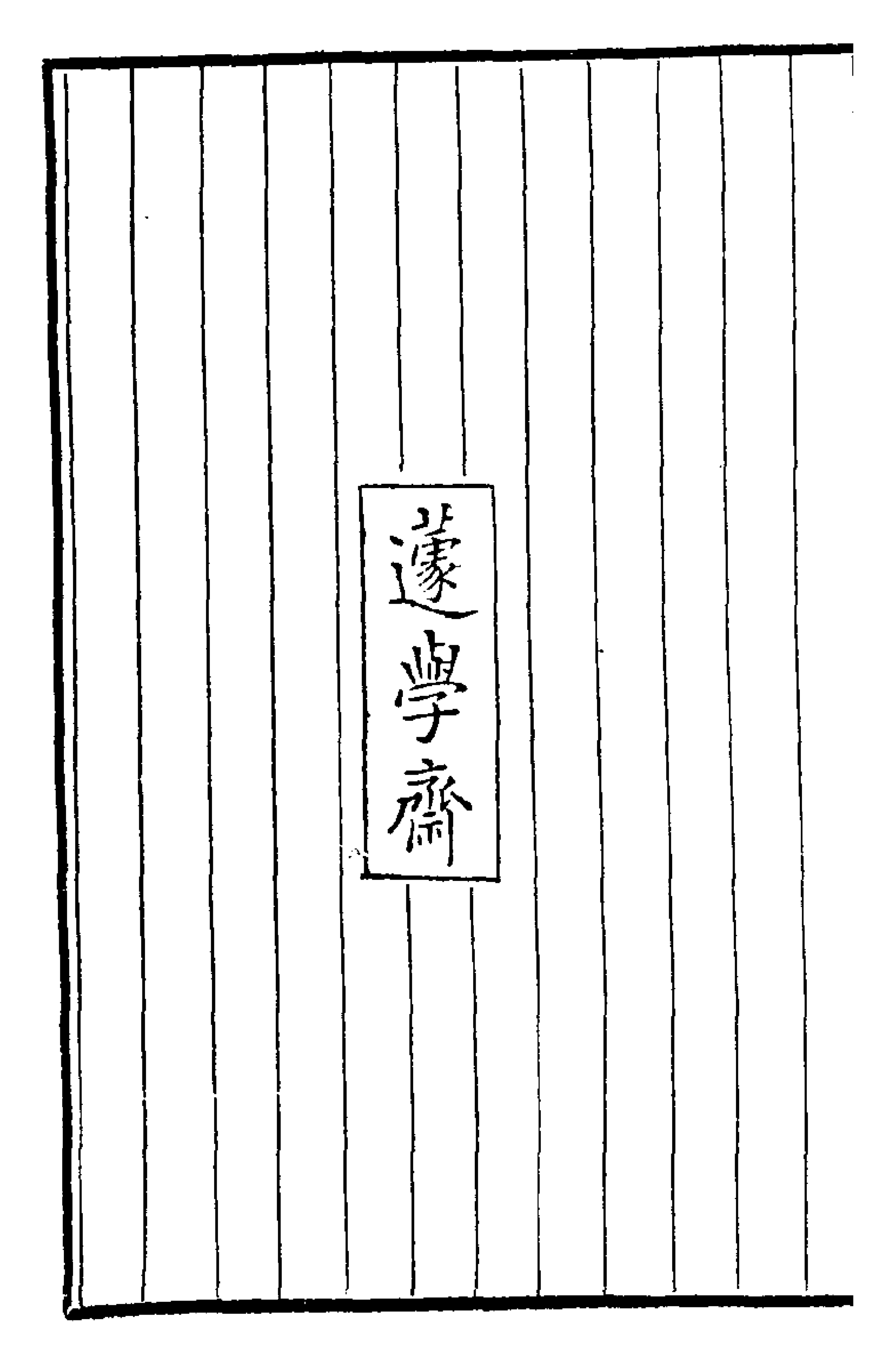
相鶴經

相鶴經相傳爲浮邱公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王子晉因得其文以藏嵩山少室中後淮南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有跋語云熙甯十年正月一日王安石修不學之人動筆可憐可笑如此

相牛經

牂戚飯牛車下世遂傳牂戚相牛經其荒誕不足詰也然其文僅二百餘言而奇古有氣息較之浮邱公相鶴經朱仲相貝經張華禽經又有上下牀之別矣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四


遂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五

子下

鶡冠子

鶡冠幽博諸子莫及即極淺顯語出乎其口亦復自然峭折新采如曰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以上博選）曰道與德館（言道德同宅）曰文禮之對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曰禮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注信猶任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勿徑情而行也曰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

直辭君有矯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登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愼勿以爲定情也以上著希曰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强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按此言鬼神情狀夜行曰天之不違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爲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曰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曰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曰舉善不以窅窅拾過不以冥冥曰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以上天則曰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環流曰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曰第不失次理不

相舛曰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以上道篇）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曰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曰北走之曰（注軍敗曰北）后知命亡（以上近迭）曰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曰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爲笑愚者爲國曰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曰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爲繩曰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以上度萬）曰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曰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曰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曰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曰運天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妄道惡則禍及其身尙奚怪焉（龐子問古今之道同邪故答之如此）曰有人之名同人之情

曰在一不少在萬不衆（以上王鈇）曰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曰夫物之始也傾傾（注未正之貌或作鴻鴻）至其有也錄錄（注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注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曰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曰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曰左右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曰順愛之政殊類相逆愛之政同類相亡（以上泰鴻）曰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曰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曰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曰彼（指神聖）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

後生物無害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曰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以上柰錄）曰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曰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曰日月不息迺成四時曰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曰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曰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曰一先一後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曰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曰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

知其則芴芒無根惟聖人而後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
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曰達人大觀乃見
其可楯枋一術奚足以游注謂天下事百出當以百變應之今楯枋一術豈足變通哉往古
來今事孰無郵注郵之過者爲郵以上世兵曰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
人不意己申徒狄注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爲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
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曰夫處危以安忘逃安循哀以
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曰昔之登高
者下人代之悽注悽怖也手足爲之汗出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
操木曰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
其智足以使主不逹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寘於利害
曰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命有所至而閭命有所至而

闕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曰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以上備知）曰天不能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罰不能必不可曰道乎道乎與神明相保乎（以上兵政）曰罷子問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注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曰表術褒原雖淺不窮中盧外博雖博必虛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以上學問）曰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曰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曰良醫化之拙醫敗

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注牽擘也以上世賢曰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曰連萬物領天地合膞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曰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絀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曰蚊寅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曰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曰病覸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曰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曰備必豫具慮必蚤定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曰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曰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

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曰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剌達昏開明曰凡事者生於虛成於務失於驁以上天權曰觀乎孰莫注猶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曰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曰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蘥堙豀榮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乎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以上

能天曰飛語流傳曰照然獨思忻然獨喜曰耳聞金鼓之聲而希

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褻主之所破亡也曰得要者其言不衆以上武靈王以上所錄皆新警可喜

王鈇篇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然則五日爲提十日爲旬十五日爲節三十日爲月四十五日爲氣分所至六十日爲六律惟旬與月婦孺皆知節及氣分則知之而無用其語者至五日爲一提雖博雅亦茫然矣　以四十五日分屬氣分甚確立春而春分而立夏而夏至而立秋而秋分而立冬而冬至其間相去總不遠四十五日也雨水驚蟄之屬謂之節矣陸農師佃注氣分所至但舉二分二至未可晐也

王鈇篇說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而所稱官制如嗇夫郡大夫柱國令尹並是楚制亦齊人知管晏之類也陸農師曰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良然良然

昔人謂注史當取雜史增補未備注之當說義理小注中亦自成一子乃爲佳注陸農師注鶡冠子往往近之又采用他子語以證本書因不明稱徵引使讀者疑是已造而不知多有本也

鶡冠一書義有純駁而語特奇掓宜詞必已出之昌黎酷好之也

鶡冠子錯謬良多其詞奥折非後人所能强解者昌黎所正脫繆之本惜不得而見之若明人言今本即退之正本則妄語叵信

明朱養和本鶡冠子眉端列諸名家評語余謂古書用評已墮時文家習氣淺深同異各隨讀者見解何用評也今其所列如楊雄班固左思鮑昭陶潛韓愈柳宗元鮑彪司馬光三蘇父子林

希逸眞德秀方孝儒于謙楊繼盛薛瑄王世貞李攀龍李夢陽王鏊唐順之陳仁錫何孟春邱濬徐渭歸有光焦竑湯賓尹王守仁孫鑛茅坤張居正柯維騏鄒守益黃道周凡漢晉以來有名人物幾乎無一不有其於吾鄉人則有宋之黃震明之沈一貫余有丁屠隆周元曾諸人就中如唐荆川陳明卿孫月峯茅鹿門諸君好評古書其語或有所本至如漢晉唐宋諸公評語多不過十餘字少至一二字請問從何處得來又況其言俱極似明人批點時文中語其庸妄殊不勝詰吾不知其何苦而爲此以欺人而自欺也吾故曰刻古書之妄無過明人者

呂氏春秋

呂覽以十二紀冠本書故亦僭稱春秋每一月下間以雜論四篇若無倫緒然孟春紀下首以本生篇以春之義生故說養生之

道孟夏紀下首以勸學以夏之義長成人長則當學故論爲學之要孟秋紀下首以用兵以秋之義肅殺故說兵戰之事孟冬紀下首以節喪以冬之義閉藏故講喪葬之法餘篇則或相連貫或不相銜接而其首篇故有意也

玉海云呂氏春秋百六十篇盧抱經云序意舊不入數則今本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篇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其末忽載豫讓之事與序意不類因疑序意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孫校云序意一作廉孝）其前半亦簡脫後人强相附合之耳按盧說極確當考序意篇上明十二紀之義下忽記青荓之事漫無倫類與全書體例迥乎不同故曰盧說至當不可易也

秦謂民爲黔首故呂覽一書多用黔首而民字百姓字又常常見之且又連用民字黔首字者如云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又曰士民黔首又曰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

呂覽多易楚爲荆高誘注避莊襄王諱也然書中亦有楚字如知士篇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應同篇師之所處必生棘楚按此語本老子老子作荆棘此偏改楚何也義賞篇楚勝乎諸夏察微篇楚之邊邑下又四稱楚愼勢篇楚三圍宋矣又云以宋攻楚

本生篇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是以臭字作香字解也今則以口汙垢爲口臭又遇合篇人有大臭者

蘇明允論管仲謂其不薦賢者然呂覽貴公篇明言管仲病桓公

往問之而求相仲力薦隰朋而謂鮑叔牙淸廉潔直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爲不可相其語甚詳明允豈未之見耶

古樂篇去股三淫高注謂三淫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高亦注此三事而僞泰誓乃云斮朝涉之脛畢沅曰是本之春秋繁露及水經注者愚按非也呂覽過理篇截涉者脛而視其髓畢校其書而不取爲證何也

不知古書之義而妄解之非獨今人古人亦然墨子明鬼下有推哆大戲皆桀臣名也呂覽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是推移即推哆大犧即大戲也而淮南誤解之於主術訓曰桀之力能推移大犧而高注呂覽遂沿其誤而曰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然簡選篇下文又曰桀既奔走則亦何嘗禽也不全讀本書不旁考他書而遂據一誤說貿然

下筆何忽也

吾向言淮南子高誘誤解呂覽以桀臣名推移大犧者爲桀之力能推移大犧遂以爲桀之號因取墨子證之而知其不然然古人多有此過昌黎解荀子成相得益皐陶横革直成爲輔謂此論益皐陶之功横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而不知呂覽有云得陶化益眞窺横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曰陶即皐陶化益即伯益也眞窺即直成也併横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也然則古書固不易解而不博考而動以理斷之者所失必多矣

愛士篇曰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

騾請即刑焉儋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高誘注上陽城胥渠處云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下句無注畢沅校本曰注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裂回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注下句云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本篇上文引秦墊人食穆公駿馬肉半有處一年之文）余按兩家注語皆非也文字僅僅數行而陽城胥渠處五字兩見於數行之中豈當有異解者高注上處字爲病則下處字不可解矣故舍而不注畢以處爲人名屬上則下句以與陽城胥渠處詞意甚順不知何故又舍之而從梁履繩之說也是自相矛盾也此但就文體例言之而其訓義

則又並謬高訓處爲病固是叛見且與下不合而況胥渠有病與廣門之官何與而欸門夜謁盛拂主君之怒乎卽使此人篤於友誼爲之代告而他日攻翟之役何爲胥渠不出死力而反在來代告之廣門乎卽使此人因代告而感簡子之義則千四百人者又何爲乎又況食騾肝者胥渠而報簡子者廣門之官則與呂氏愛士得報之意相隔與上文所引埜人食馬肉而三百餘人報穆公之意又相隔矣故訓處爲病之說非也上以處字代病字下卽云有疾體例亦不一矣畢以處爲人名連上爲文而證之以賈子之渠如處尤非也偶然一字相同卽欲據此律彼則古今命名豈必他人曾名之而後乃可名乎況古今人表載胥渠並無處字也又況上下兩稱胥渠處而中間之胥渠有疾與譙胥渠也又皆無處字例亦不純又況以處爲名則陽城胥渠處五字了而不

了作何解注下突接廣門之官同一人耶別一人耶抑又大不可解矣依畢說當於廣門之官字下加一也字文義才順愚按處居也上云陽城胥渠居廣門之官下云居無幾何趙興兵文義極順暢上文處一年亦當訓爲居一年也士容論居有閒知士篇留無幾何忠廉篇居有閒報更篇處二年知接篇居三年徵粉篇居無幾何期賢篇居無幾何淫辭篇居無幾何應言篇居三日高注病字直是居字之誤蓋其人將任此職千四百人者其官屬耳

高注呂覽有文義甚明不必注者即以知士篇言之如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注云良工相馬工也曰朝暮注云旦暮也曰大不善於宣王注云大不爲王所善也曰與劑皃辨俱注云俱偕也曰王之不說嬰也甚注云甚深也曰不能止注云止禁止也曰藏怒注云藏懷也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注云徙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曰嬰兒注云嬰兒幼少之稱曰靜郭君聽

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注云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必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曰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注云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可乎注云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按此注反不如正文之明白曰此爲二也注云二不見聽曰動於顏色注云動變也曰一至此乎注云一猶乃也曰寡人少殊不知此注云少小故不知此也曰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注云肯猶可也曰因請相之注云請以爲相也曰辭不得已而受注云受爲相曰可謂能自知人矣注云知人知劑皃辨也曰非爲阻注云阻止也凡此皆上下文義及本事顯然明白而必一一注之豈漢時學者之不解文義更甚於今之學者乎而又有今之學者所不能悉知者則又舍而不注抑又何也

至忠篇載朱文摯治齊王病必怒之而後病治然怒王王必殺摯而太子固哀之遂怒王王病果愈果殺摯畢云此事姑妄聽之而已愚以爲非妄也名醫治病有必怒之者有必哀之者有必驚恐之者此類恒有然而宋人治齊君病何必殺身以成忠者況罪人小臣使之怒王但求王之一怒亦易事耳何必以名醫殉之而太子王后乃計無復之也呂氏謂之至忠吾謂忠則忠矣而不得其當也

豫讓欲爲智伯殺襄子其友勸其事襄子而後殺之豫讓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國策呂覽並載其語呂覽忠廉篇載要離曰爲故主殺新主不義文義正同而畢沅以爲誤是書不誤而校者反誤也

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

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淬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此呂覽忠廉篇文也畢沅曰此文謂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余謂義各有當文不訛也要離既事慶忌即新主矣夫非爲故主殺新主乎轉較吳越春秋之說爲義長也特古今愚忠愚孝必是出於萬不得已而顧此則失彼兩相比較或此重於彼或死善於生乃始決然爲之然究非中庸君子猶有譏焉若要離之事直無一可取者既知殺慶忌爲不義而揚妻子之灰斷祖宗之祀殺其身助無道之主以爲此不義之事眞不解何心也戰國刺客之流多不可訓而未有若要離之更出無名者

妻之女兄弟爲姨故左傳曰吾姨也而呂覽長攻篇則曰吾妻之

姨也誤矣詩曰邢侯之姨不得云邢侯之妻之姨也

趙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長攻篇作弟姊或疑弟字衍文然篇中兩見不應皆衍余疑此弟字當作伯季季字解蓋襄子有數姊此姊其少者故曰弟姊猶父之弟稱叔而少子曰叔子父之兄曰伯而長兄曰伯兄也

愼大覽曰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高注云詩志也余疑伊尹蓋爲詩以告湯反報之語即詩詞也琰字堪字怨字爲韻恤字卒字爲韻事固叵信而即文論文不妨存之

夏鑄九鼎詳見墨子中而散見羣書左傳曰鑄鼎象物不知所象何物呂覽四載之先識覽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

害及其身叉離謂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叉適威篇曰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舊校云竊一作窮叉達鬱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按此句是呂氏解詞與前大巧不可爲及極之敗同例然不陽不甚了了高亦不注）按諸子說鼎者甚多而未有言其所鑄之物者惟呂氏四載之錄之非特廣異聞抑三代鐘鼎無古於此者以補博古考古諸圖之缺而惜其不全也其不曰夏鼎而曰周鼎者以鼎久爲周有也貴直論引狐援之言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亦同一意后朋鑄鼎時敘辭有云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後果由夏入殷入周至秦而入水不能有之矣所謂三國也　愼勢篇曰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適也此蓋泛言之猶傳云象物非謂鼎中圖犀象之象也不二篇稱十人老耽孔子墨翟關尹列子陳駢陽生孫臏王廖兒

良惟列禦寇稱之爲子列子蓋呂氏門客中有列子之門人弟子也觀世篇記子陽遺粟事五稱子列子

不屈篇曰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高注曰媚行徐行而煙視無注愚謂烟視者蓋目過烟則不能大開言新爲婦者宜下其目微視似過烟氣時也

高注呂覽多誤畢氏校之未盡如用民篇曰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按上言神農文王湯武下言三代是一世者天下也而注曰終一人之身爲世何也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按文義三投即是一馬故曰威馬不過此矣是倒者謂倒挈而投之也與孟子倒懸之倒同義而注訓倒爲殺何也

適威篇曰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高氏無注愚按今曰印泥塗猶泥也今以艾和油似泥塗然故謂之印泥稱名必有所本亦有相沿然則此塗字卽今印泥無疑矣若謂是地上之泥塗則璽何爲抑之於地乎下云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五穀種於地故云五種之於地觀此則上句璽之於塗塗必是印璽之物矣高無注者葢漢時猶沿稱不必注也畢無解者不知其義不能解也

愛類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注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畢校云古倒字皆作到愚按正文注語皆不可解葢尊字是爭字之譌惠子常言去兵至此復言能使齊王王天下匡章以爲去兵則不能與天下爭矣何以王天下故謂惠子曰

子之學去爭也今又曰王齊王何其說之倒逆也上王字去聲惠子曰今有人於此必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惠子名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伯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按下文明白如此吾說確不可易也而兩匡章曰及末處惠子曰必是衍文玩文義自爲問答一氣連貫何得分作兩人語必是後人妄加之者而畢氏未之能校甚矣校書之難也

明嘉靖七年許宗魯本呂氏春秋有鏡湖遺老跋語出宋賀方回鑄之筆中云此本傳之於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

修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病京師喜得此書所謂四明使君不知何人不知何故如是其隱約也

淮南子

今五行術數稱六合始見時則訓訓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下云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注止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按此即申明六合之故言時令與王政關合如此今則謂寅與申沖卯與酉沖辰與戌沖

巳與亥沖午與子沖未與丑沖沖者合之反也是今之六合與古之六合南轅北轍矣且今所謂沖者蓋取五行相尅之意然寅木也申金也金尅木宜沖巳火也亥水也水尅火宜沖而辰戌丑未無一非土不知何故亦沖之也既以六合爲六沖乃復別有所謂六合者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余並不曉其義吾友馮午卿焜何韶仙琳朱蓮叔紹棻諸君皆言之津津而用之推星命占卜筮奉以爲宗無敢稍異亦時有驗自漢至今承用如此雖聖人復生不復能廢其說也

覽冥訓援戈撝日日反三舍揮日影乎日不知也撝天上乎戈不及也既反之後將疾馳倍道及此三舍而後止乎抑自韓楚搆難以後卒遲三舍而不能復其宿行之次宿乎理所必無而事

傳至今其何因而漫爲此妄乎信知乎此而屈子之天問不作可矣

覽冥訓曰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高誘注曰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夜行喻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又載一說云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蓋高氏亦不深達夜行之語故存兩說愚按夜行二字甚奇而於上文義不通貫所注別說固是妄語卽高自注亦復難通蓋夜行者古論道書名也鶡冠子有夜行篇蓋闡發是書之義卽以名篇篇末曰故聖人貴夜行又其武靈王篇曰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

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其云不戰而勝與淮南子說無爲無事絕相類而同稱夜行其稱夜行與陰經連類並舉是夜行之爲古論道書無疑也陸佃注鶡冠云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無注亦不知夜行爲古書名耳愚但讀鶡冠子亦未敢定其爲書名至讀淮南子始決

主術訓稱孔子勇力謂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愚按此說恐是因聖父之事而附會之者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覽亦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是皆淮南之所本者然此事非實蓋因聖父之事而誤傳者乃墨翟即以此事誣孔子謂季孫爭門關孔子決植而縱之以爲是舍公家而奉季孫正猶誣孔子之荊與於白公之亂而不知白公作亂之時孔子卒已十旬也語詳孔叢詰墨中

說山訓曰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按此等語似乎奇快實則堅白之餘流耳目無見可謂瞽人目有見可謂明人耶耳無聞可謂聾人耳能聞可謂聰人耶王安石眼多白不能謂之白人阮籍好作青白眼不能謂之青白人

金樓子

興王篇紀古帝王好言生產狀貌祥瑞怪異大約本之緯書無足怪者其云堯字放勳一名同成𦈢均一名章鶌夏啟一名建一名余成湯名履字天乙凡有七號一云姓生二云履長三云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又謂有扈氏爲啟之庶兄又謂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仲武仲武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如此等

語亦太奇矣按聚書篇云吾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自序篇云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然則其所涉獵不爲不博而此時典籍今存無幾宜所言之多異聞也特帝王著書立說首紀古聖不務敘其政治德教之大而瑣異聞以自炫博此其所以爲梁元也夫

吾嘗謂僞書式商容之閭式字之妄凡周秦漢人著書無不云表閭者與王篇亦云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是時僞書雖出蓋未盛行

夷齊讓國事之妄吾已論之矣而百家多好言夷齊軼事蓋二人事不概見而爲孔子所稱道故皆樂言其人惟其事不少概見故可恣意妄言之也與王篇中敘周文武事既畢忽及二人云時夷雍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㯳鹿以爲羣

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則是伯夷死於叔齊之手怪誕至此不知其出何書也

興王篇終紀梁武事蹟而斷之曰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之中四人而已雖吾父吾聖立言之體如此而疑不於倫徒使後人齒冷至后妃篇紀其母宣修容事二千餘言全類碑志而中紀其始入齊宮繼爲始安王遙光所聘敘齊宮中事及爲始安掌內政事言之頗詳後乃選爲梁采女進位修容歷歷言之毫不隱諱又無乃太質乎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譏老莊爲任縱之徒而北齊書之推本傳亦譏其多任縱不修邊幅

正字通云六朝人始作隱囊柔軟可倚余按此即今之靠枕也按

勉學篇云梁時貴遊子弟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然則今炕牀上（正字通云北地煖牀曰炕）陳設坐褥靠枕齊梁已有之後世所作事古者何一蔑有耶

文章篇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吾生平最服此語以爲此自是文家正法眼藏故每作文偶以此事須用僻典亦必使之明白暢曉令讀者雖不知本事亦可意會至於難字拗句則一切禁絕之世之專以怪澀自矜奧博者眞不知其何心也

白虎通

辟雍篇云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渫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按此語頗奇食色本是天性豈復待教而能且古者易子而教父不可以是教子豈爲師者

固將以此事喋喋教之耶

潛邱劄記

潛邱劄記有二本一爲山陽吳玉搢所編一爲其孫學林所編學林所編極叢雜無體例一卷二卷皆錄其平日摘記之語三卷爲釋地論四卷上爲雜文下爲喪服翼注及補正日知錄五卷爲書牘六卷爲詩賦末復附潛邱子詠左汾近稿近稿中有詩話有書有詩有雜記餖飣如此可笑也所錄平日摘記之語皆多漫無斷制發揮者往往爲當日百詩摘出備用之語爲日既久雖百詩亦將茫不知摘此何爲者而子孫乃刻以問世可謂不愛其先人之至矣即如一卷中一條引李鄴嗣云前輩言著作之富前無如葛稚川後無如先生云云所謂先生者何人耶按杲堂所謂先生者王厚齋也此甬上耆舊集厚齋傳後語百

詩摘錄之蓋其箋注厚齋困學紀聞時備用語也而刻以爲劄記可乎

螺江日記

張風林文蔚本毛西河弟子爲螺江日記論說頗有淵源亦時有見到處余尤愛其辨夾齊讓國解論語夫子爲衞君章極有卓識蓋自余得解以後每經說雜記文集之論夾齊及衞輒事者無不尋覽未有同鄙見者今張說雖未盡善而已爲㓒室之燈矣實較近時札記家尋章摘句論難於小小名物訓詁閒者相去遠甚矣

聖賢羣輔錄

羣輔錄世謂其僞書中一條云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並沛人以潔𡑞著名於成哀之世號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夫以

潔廉之人而非甘心爲荐大夫此宜淵明之所唾棄不顧者而錄之耶

錦繡萬花谷

錦繡萬花谷編次體例頗不甚善其前集卷末載衛人褒贊元西征記一長篇標目一記字尤爲無謂記凡三千六百言而全載之且僅止此一篇余疑著書人無名氏或即是作記之人故以生平遊歷之記載之卷末以當自敘耳識以俟考

退之作革華傳萬花谷引之云謂皮鞋也封下邳侯余謂即是鞾耳拆其兩旁字名之正猶後人拆名以爲字如源曰原水栗曰西木之類此傳或云僞作

閱微草堂筆記

閱微草堂五種筆記輕薄宋儒殊覺已甚

讀書日博著作日益精閱歷日衆事理日益明然而冉冉老至筋力就衰其精明將無所用之每思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語爲之浩歎灤陽銷夏錄記明季術士張鸑湖言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鸑湖嘗怒居停主人之妻虐其妾太甚竟以此法互易妻妾之身因歎若得此法讀書閱歷數十年易一壯盛之軀更讀書閱歷數十年復易一壯盛之軀如是四五易而後使之著作則成書無可指摘矣使之判事理則治國家如反掌矣顧天下豈有此理古今豈有此人菽粟如水火徒存懸想而已

銷夏錄記某公在明爲諫官遇乩仙問壽數仙判某年月日當死至期無恙入本朝官至九列適同僚家又遇前仙某問前語何

不驗仙判云君不死我奈何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余記新齊諧亦載此事謂是關帝判某都堂語雖傳聞異辭而其事必嘗有之或謂某之不能死鬼神豈不知者而故戲之何也余曰不然鬼神常樂與人爲善明知其不孝未有見之而不教孝者明知其不忠未有過之而不語忠者某之不能死國鬼神固逆知之然早示死期或某當其期猛省死日早定遂不惜殉死報國是亦乩語有以玉成之也而無如其卒不悟也吁

列子

仲尼篇子夏問孔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邱也（張湛注猶矜莊）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注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吾謂此章稱顏子仁子貢辯子路勇皆本論語諸書獨稱論子張者似罕見不知亦竊論語曾子之言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即所謂莊也

曰難與並爲仁矣是即所謂不能同也

吾鄉方言凡有疾無不云生病者按此二字亦有本楊朱篇心痟體煩內熱生病宋玉風賦曰中心慘怛生病造熱實用禦寇語

莊子

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自敘而曰昔者不可解矣余謂此昔字訓夜一昔訓一夜見左傳此云昔者猶云夜來也與他處昔者不同　古人以夜爲昔者甚多不獨左傳即莊子中固多有之晏子雜下梟昔鳴者其聲無不爲也又今昔聞梟聲乎吕覽上德曰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又博志曰今昔臣夢受之穀梁莊七年卯昔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昔訓昔爲夜之證

藥中桂枝其用久矣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蓋指此禮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

謂也呂覽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

今女子穿耳男子則否凡穿耳者將以繫耳飾也古男子亦穿之德充符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是則不爲諸御者皆穿耳可知矣蓋古者男子亦有耳飾如詩云充耳琇瑩之類若不穿耳則不能繫耳飾也然古來從無言及此者世所傳三代以來圖象亦從未有繪耳飾者余讀莊子合諸詩詞姑識之以俟博雅者討求焉　或曰諸御是嬪御則穿耳仍屬女子言矣然下句明言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崔解云不復入直也爲天子之諸御至不得復使一氣聯貫豈有嬪御而取妻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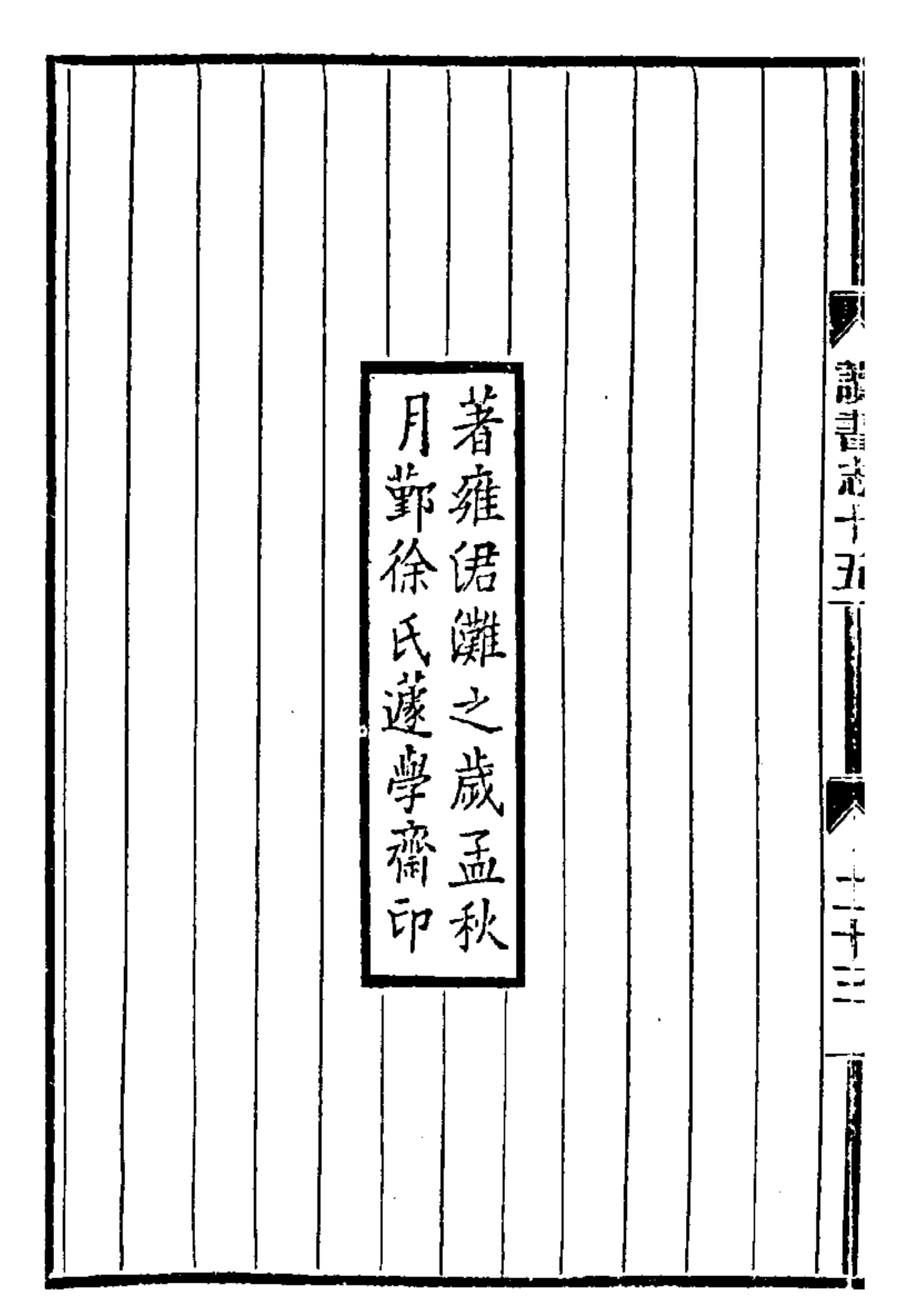
天運曰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語已詭譎加淫樂字更奇幻

至游子

至游子二卷不著撰人四庫附存目云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謂原書不著名氏考宋曾慥號至游子慥嘗作集仙傳蓋好爲道家言者然玉芝篇首引朝元子注曰陳舉寶元人則明人所撰矣云云今按姚序並無曾慥號至游子諸語是或他人考證之說偶然誤記爲姚序中語耳惟據玉芝篇注定爲明人則頗可怪玉芝篇朝元子下注云陳舉寶元中人寶元爲宋仁宗年號下距高宗紹興六年作類說之曾慥已九十餘年然則慥作至游子何爲不能引陳舉語耶而存目云云者蓋忘卻注中有一中字遂誤以陳舉連寶字以陳舉寶三字爲其人姓名而以元人二字爲記時代既引元人之說則作者爲明人無疑此非錯誤之可怪者乎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五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月鄞徐氏遯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六

鄞 徐時棟 同叔

集

李太白集

大獵賦云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成逸
王琢崖注云繆本少居字而引左傳書曰居安思危以證之余
謂無居字者是也太白乃用逸周書程典解於安思危文耳非
用左傳且文法亦以無居字爲妥

謝脁樓餞別詩抽刀斷水水復流奇語也出楞嚴經經曰如風吹
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

書情贈蔡舍人雄詩云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屈子以忠憤自

沈當諒其苦心而倘笑之則宋石之溺得毋自笑乎

小畜集

王黃州小畜外集有代擬二卷中如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擬長孫無忌等讓代襲刺史表頗有識見至其首列代伯益上夏后啟書直類游戲文字抄撮書傳滿紙陳腐之言而前半篇云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大舜大舜不傳於家而傳於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云云是直因謳歌訟獄之歸啟滿腔怨憤作此謗書矣

傳家集

溫公進五規疏遠謀篇中引鴟鴞之詩而申之曰夫桑土者鴟鴞

所以固其室也賢隽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按詩託鳥言實以鴟鴞比武庚非以鴟鴞自喻也不知溫公何以解之如此

溫公雖嘗疑孟而於孟子甚深觀奏議可見

北宋多大臣大儒其無間然者溫公一人而已生平言行皆足以爲法惟服膺太玄復擬太玄作潛虛竊謂是公好學之蔽　宋儒司馬文正公之擬玄明儒王文成公之講學皆可謂多此一事者也

新法既行論列之者多矣莫簡於程子莫詳於溫公程子不過二百餘言溫公則幾四千言緣當時在朝溫公親而程子疏遂覺進諫之際有可以盡言不可盡言之別兩賢易地則皆然也

溫公論新法實痛哭流涕之談而絕無叫囂忿罵之語其指陳禍害言無不盡然所以非荊公者不過曰執政大臣好同己而惡

畏已而已蓋深願當時君臣見此生悔悟心幡然改轍便是吾言有濟若過於攻擊恐反以激怒拗折之人愈益飾非文過不幸言中而天下之被害更不可勝言矣大臣居心與好名伐異者何啻天淵

淨德集

宋呂元鈞陶淨德集其奏狀詳明愷切有關國計民生尤極攻王氏青苗新法其對策時已如此初應制科適安石讀卷至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神色頓沮不能終卷神宗使馮京竟讀之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一判紹聖末坐黨籍貶時方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也徽宗初復修撰知梓州致仕蓋其生平大節如此故文章亦磊落無囁嚅態也

荀卿論極力詆斥闢南宋儒者之先聲余謂不然其妄荀卿之言
者數條一曰堯舜跖其性一此性惡之說爲荀卿生平宗旨而
與孟子之言性善各有所見皆是也而皆偏也必求其中則孔
子相近相習之言萬世不可越亦萬世不能加一辭矣一曰禮
義生於聖人之僞謂人爲僞猶爲也其言似與老莊相近而實
不同蓋荀子以爲性惡也而可以爲之至善猶曲木也可以爲
之使直亦教人爲善之一說也其一曰有治人無治法此言實
聖人之言闢前古所未有即如井田封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
戰國法之而亂漢唐以來廢之而治又如周官相傳爲周公致
太平之書而王莽王安石法之亂天下即正人如方孝孺亦敗
國是豈非有治人無治法之明證乎故荀子又曰欲觀先王之
迹則於後王此真通達治體之言而滑德極非之以爲越於名

教之外又謂其不足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啟天下後世之害又謂其立說好異詭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皆不善讀荀卿書之言也

性可以爲德論引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楊雄韓愈之言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善僞也楊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閒也於是滑德以爲性一而已而說如此其衆學者將安適從舍孔子子思孟子之論亦莫之從矣又曰方其稟之於沖和根之於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惡之性亦

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訓之遂也又舉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言以爲仁義禮智皆我固有以歸本於孟子性善之說愚謂此諸子者論性之言皆與孔子合惟孟子當戰國縱橫之時惡時人之日趨下流因矯其說以爲人性本善奈何甘此下流是救世一片苦心熱腸非論性本旨也荀子生孟子之後則以爲說與孔異於是亦故矯其說以難孟子以爲人性本惡但爲之無不可造於善者奈何甘爲本性所束縛而不勉力爲君子耶是亦救世一片苦心熱腸亦非論性本旨也後人推尊孟子不知孟子所以立言之旨於是見荀子語反遂極力詆斥之不獨呂元鈞一人之言而已夫元鈞但取思孟合孔子而非餘人然子思之

所謂道也教也是孔子之所謂習也合之是也至孟子曰盡善則尙何相近之有相近云者相似也若如水之無不下何相近之有且既盡善矣則亦焉有上智與下愚哉子思言道言教尙子言待禮義待師法楊雄言修韓愈言學正與孔子之言習者一貫也其說雖紛而皆一何難適從之有哉且元鈞所云沖和至靜者是道家虛無治心之法與子思所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似是而實非孩兒初生只是無知非沖靜也如云孝弟是本性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敬長此言亦未敢信孩提之愛親是爲父母一番嫗煦日日愛憐之景象致之假令生而使他人哺糜之保抱之孩子之愛便在此人一旦見所生父母其能移愛以愛之乎至於長大以後其至性過人者知返本宗尋父母其至性不能過人者貪戀家私謂他人父以終其身是孔子

所謂上智下愚之別也而當二三歲時便是至性過人之孩子亦未必能見所生而愛敬之也禽獸不知父母之物也而其初生時號啼愛戀其母光景與孩子正無區別正不能謂其性善謂其知愛親也凡不待教而能者謂之性孟子曰食色性也此性乃人禽同具之性未有待教者也故曰性相近也凡待教而能者謂之習忠孝節義皆從學習聞見而來故曰習相遠也稚子村婦並無學習見聞而能之謂之上智雖日撻而教之不忠不孝不節不義不爲也亂臣賊子謂之下愚雖日撻而教之以忠孝節義不爲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性至孔子已是一辭莫贊後世千變萬化議論百端總不能出其範圍稍或遷變便覺偏突孟子之言性善以救世也觀孟子幼時孟母至於三遷正慮習之不善耳孟子七篇中如齊語楚語之論一暴十

寒之喻皆是習相遠也之意且人皆可爲堯舜是孟子一生引人爲善要領自說諸侯王至教門弟子無不言之其大旨亦何異於荀子禮義後治師法後正之語哉世儒不融貫全書而即其論性諸語極力推奉之遂與荀卿南轅北轍矣且使荀楊韓之言出於孟子孟子之言出自三子吾恐儒者又當非此而是彼也

教論曰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儻告之曰不欺於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於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駸夫忠信廉孝之道乎此言最得以淺近教人之法又謂

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智然其問答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又曰孟子之教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於堯舜凡爲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云云亦極得孔孟循循善誘教人以善之意

學論二篇蓋爲王安石而作也首篇論治天下有大分末乃明揭之曰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下篇則力攻字說之妄暢然言之謂其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講破碎大道壞敗風化

劉樞密名庠字希道元祐元年卒墓志曰考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仕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諡明道先生按此私諡在程子之前

惜不載其名字
答任師中詩云頃聞湖州禍文字偺且廢朝廷極仁恕風俗當訓厲終令服寬典不忘投四裔我儕今唱酬正可頌治世況當導情性無自取罪戾自注云時蘇子瞻以詩得罪貶黃州責詞云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時新故及之

淨德不以詩名而其詩不失唐人矩矱寄句輔元云昔州公事少太守讀書多見得是非謊無如今古何老懷驚歲月冷夢到雲蘿郡下有佳士幾人陪詠歌前四句妙在不腐其五言如地形從此坦山勢爲誰收成都道中野平秋嶂列天闊暮雲還涵秀樓耽勝爲高會通歡有淡交郡郊貫花宦心甘似水親髮已如星送李公擇車馬動行色江山勞別魂送楊日卿九秋消息近千里夢魂淸明登晩歲饒歸輿青春亦皓歌送杜常七言如斜日漸因山隔閡斷雲應與月

逢迎西溪晚過臘寒庭院春將近晚吹簾櫳月又新題淸泉軒忙中對酒
成閒客老去逢春憶少年和晦甫仕路更勞何足戀家山可愛不
如歸寄周郎中閒中日永宜禪性望處雲平見物容題雲寺又送唐誠
老祕丞云越溪千里碧滔滔匹馬西遊豈憚勞文牘甚稀如吏
隱江山有助作詩豪和風肅日生眉宇白髮何年上鬢毛好向
堯庭露華彩韶音方奏德輝高
霜侵客鬢須歸去塵拂朝冠是儻來來去對甚工雅
和鄒仲輔開化寺三首疊韻鐘字韻皆佳已恨夕陽催返轡又過
危磴聽殘鐘千尋急欲攀秋徑十里猶聞響午鐘喬林乍響因
秋籟棲鳥頻驚爲晚鐘
落筆盡降詩衮將放懷常對酒中賢和子瞻寄希聲高論向人須藥石壯
心於俗不寒淵送道粹落日望君三舍遠西風惠我一襟淸送李大夫

淸露有恩殊未報寒風無賴不能衰 晚菊 寂無塵慮到禪室嘗有秋聲來野松 開化寺 收得寸心淸似水放教雙鬢白於銀 述興 聖心欲以古爲鑑史法有如王次春 資治通鑑 皆佳誠宋人佳句也

浮溪集

坡老少作謝賜帶馬表云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用古甚工汪彥章賜名馬綵衣賦云顧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亦佳又新城賦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且在邦域之中 原作在吾擬易且在 亦工整 不以山谿之險全用孟子對語自應全用論語似不必添出吾字況在吾與不以作對稍欠工整故爲擬易之又其衣馬賦聯中四言若易爲予又改作吾不徒行亦覺較勝

朱子大全集

朱子狀張魏公浚云方東窻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隸屬督府云云其下敍酈瓊之叛亦婉轉其辭爲魏公出脫至爲傅安道行狀則云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其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然則亦終不肯爲魏公諱也

宋孝宗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治工即禁中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

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時以爲名臣之言朱子宋之正獻狀中懇按陳正獻公但謂帝王不當親此細務耳猶未嘗謂不當開鑿也凡金銀銅鐵開礦等事並是厲民之政往往國家不曾收一毫實用而民間騷動已遍發掘冢墓報復恩怨糜財久役損傷地脈督視之官僚吏胥皆飽其欲以去而朝廷則但有損而無益也其後四明復以鐵礦發見豪民謀利獻之泉司校官方萬里以山隸學宮力請罷免其申詳劄子剴切詳明（見寶慶四明志卷十二）較之正獻奏劄尤爲洞悉流弊

正獻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侵軼閩廣

海道騷然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晝夜窮追遂悉擒捕海道以清見正獻行狀中

燕石集

近買元人宋文清褧燕石集後附錄蘇伯修天爵所爲墓志有云猶子璜序次行事來請銘以藏本滋溪文槀校之璜作鑕二本皆抄本必當有一是者乃閱宋集中七絕自注云時兒子璜將補外然則字實從弓其從糸從王者皆非也校書不易如此

雲林集

危素在史官分修忠義傳自謂網羅放失夙夜兢兢蓋口能言之而身不能行之者其作昭先小錄序曰天地有大經亙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

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嗚呼明明知之如此而至於臨時而遂忘之朕以爲文天祥耳眞疑其心而薄其行哉

今世俗市井記日用出入帳目謂之流水簿不知始於何時危太僕餘姚州覈田記云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然則其來固久而其義則又與今所謂流水簿者不相若也

雲林圖記末云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寓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爲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淸朝從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閒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余謂此時之言竟若以致仕爲大願而得請爲甚難者乃至元命旣革蒙羞忍恥自

忍恥自稱老臣獨何心哉

清白居士集

曾記引許周生宗彥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於本文下作：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云云愚按此妄語也若經文止委蛇二字後人何由知是重文蓋本文委下有：字蛇下有：字如晉人尺牘死罪死罪止於死下加二點罪下加二點故沈讀委委蛇蛇鄭讀委蛇委蛇也若幷無二點後人焉知之乎即就詩首篇言之若如周生所云則首句但當有關雎鳩三字後人焉知其本是四字句即四字句則關雎雎鳩乎抑關雎鳩鳩乎又焉從知其是關字重文而讀爲關關雎鳩乎又此一字重也

若二字重則此篇亦有之如云悠哉悠哉若如周生言則本文但有悠哉二字焉知非迭下四字而以六字爲句乎故知其妄說也又按羔羊篇沈鄭異讀而他篇更無疑義則他篇蓋正作重文惟羔羊篇是上下各加二點故諸儒得有異讀耳又焉知非他本皆是正作重文而惟沈鄭所見本只是二點乎然則知一味二因噎廢食許氏之妄斷可識也　三代文字不可得見鐘鼎欵識彼此異說莫能定一其存於今者惟周宣王鼓及秦刻石文爲最古文中重字多加二點即鐘鼎中亦往往如此周生謂其不作重文又謂但就一字重讀之然則周秦書之有重文者皆非本經如此乃後人自以意重讀之耶妄語可笑

又云考工記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輈注則利也準則久也

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於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幷不作：爲識矣云云按今利準二字重文康成云云者疑下利準二字衍文耳非謂經中本無此二字也梁又誤解

書吕黎徐偃王廟碑後謂偃王之罪上通於天此與李鍇尙史入偃王於周亂臣傳同一陋識夫春秋時有左傳一書本事俱在而周秦兩漢諸子紀述列國事蹟紛紛乖舛何況偃王在春秋以前何怪漢人之妄說乎既欲論定其人當博訪詳辯何得據後漢書博物志便欲武斷其曲直乎且李鍇據繹史而爲尙史其淺陋無論矣梁氏有人表考頗究心諸子何乃妄言至此夫偃王以仁義亡國自荀況韓非尸佼以至東方朔劉向劉安王充高誘王逸徐幹劉晝之倫無不云然者世有以反叛作亂之

人而目之爲仁義者卽此一端便須畧考夫伐宗周者徐戎也穆王命假王爲方伯以主徐戎而後徐戎臣伏然則以平亂之人而謂之作亂可乎滅徐國者楚人也楚旣滅徐而穆王大興師爲徐復仇以伐楚然則以叛王之楚而反謂之助王可乎竹書紀年韓非子說苑論衡楚辭注諸書皆可考也其詳見吾徐假王志中

蜕稾有反蘇子范增論識力皆不稱兪長城可儀堂文稾中亦有范增論駁坡老則眞勁敵矣

杭俗謂除夕鼠嫁女竊履爲轎蜕稾中有嫁鼠詞中有警語云合好定知時在子以履爲車鼠子迓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卻立拱而謝運用自然

粱玉繩有四子長曰學昌次曰耆三曰衆四曰田各述其庭訓一

卷顏曰庭立紀聞余謂大約玉繩自著而分屬於其子者夫庭立者本之論語者也論語中立於庭者孔子也父也趨而過者伯魚也子也既是子記父語宜曰趨庭記聞過庭記聞何得云庭立乎若云庭立記聞則是其父作矣將所紀者何聞乎且此時玉繩之父山舟侍講尚健在家無二尊庭立之位當屬山舟不當屬玉繩也此意顯而易曉何著書立說之父子而昧昧耶

鮚埼亭集

前從鄭杏卿元祁家買鮚埼亭內外集抄本附有孔門弟子表一卷旋被焚如若刻本內外集中無此表也今復有撝董小純秉純校錄鮚埼亭集文外一本求傳者前爲讀易別錄後即弟子表別錄已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取家藏本校注同異因復命書人錄存此表惟原抄多脫誤當以各原書一一對勘校正之耳

江都程午橋綸修夢星今有堂詩集中有春日懷人六絕句其第五懷吾鄉全吉士者詩曰浮家泛宅甚飄蓬夢隔句餘東復東誰識鮚埼亭下客孤山吟社小泉翁按以游吟二事懷謝山亦不識謝山之甚矣

小倉山房集

袁子才好作碑版文前人已非之其集中序次首賦次碑銘是碑文固自以爲擅場者然余視之殊多嫩弱句即如第一篇高安朱文端公神道碑首云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第視疾又四日公薨云云按位至宰輔天子視疾自爲常典而非異數固不必大書於篇首也而天子上加今字則尤爲不知文法子才以乾隆閒人記乾隆朝近事上既書乾隆元年則天子自是純皇帝何必加一今字假令嘉慶元年

稱天子則當加今字以是時高廟內禪太上皇帝方在也

本朝盛行之書余最惡李笠翁之一家言袁子才之隨園詩話一家言尙有嗤鄙之者隨園詩話則士大夫多好之其中傷風敗俗之語易長浮蕩輕薄之心爲父兄者可令子弟見之耶嘗記其中載乃弟風懷詩而譽之曰阿兄亦此中人而不能道此等語云云猥褻惡俗居然形之楮墨閒眞不知人閒有羞恥事者即以詩論其大旨以言情爲主而情其所情非詩人之所謂情也纖巧挑達尖冷刻薄與詩教中溫柔敦厚字字相反豈可謂之知詩者耶一日余於友人扇頭見一律有印貪三面刻疊慣兩頭磨余曰此必隨園詩也問之果然

才子聰悟亦有過人處若取小倉山房集中遴其無悖詩教者存爲一集餘蕪删削之付之一炬亦快事也

大楳山館集

鎭海姚復莊舉人爕吾友也工駢體文已刻稿行世矣復莊才大博極羣書然語語求新字字避熟往往爲才所累又刻稿中好寫奇字詞本僻奥加以不經見之字毋乃艱深文淺易乎

吾友朱明經漪生師洛工於制藝嘗語余曰明文中吾最惡艾千子之文前輩以爲大家名家吾讀之竟至不能句讀若以難讀難解即爲高古即可爲大家名家則時文原是闡發四子書義理而四子書何爲絕無難讀難解者耶世不以古聖賢易讀易解之四子書爲法而極力推尊難讀難解之時文一何可笑余嘗以語姚梅伯梅伯笑而不答梅伯作四六文字頗有千子制藝之風故諷之

前復莊刻詩集時余爲之作小傳有曰駢體文第一詩次之塡詞

又次之餘所旁溢皆可觀傳人也是時余偶見其四六文不過一二篇覺是驚才絕豔之作故當時云云今見其全稿覺有千首一律之慨其詞其句其字總以僻澀爲工讀第一篇如是第二篇復如是至於篇篇無不如是按其命意皆是尋常思路所必有毋乃艱深文淺易乎余不甚喜作四六偶作之必欲通暢明白使人人能解而復莊適與大相反然則余之非復莊者乃一己之私意而豈天下之公言乎

復莊詩問躋然大集其中樂府擬古及五七言古直入漢魏之室眞心悅而誠服者也世尙有識之者門外語耳五律亦有唐音惟七律則多脂粉氣余甚不喜之余嘗語復莊何不盡删七律別爲一集乎　復莊詩萬餘首前年自選存四千餘首刻之余謂淘汰尙未淨盡若能删削之至一千首則無篇非珠玉矣然

而割愛之難古今同病也

文選

曹子建箜篌引五臣本作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錦繡萬花谷引王粲過西州門詠子建詩作生存處華屋零落歸邱山似較勝

淵明挽詩云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言幽室既閉後向來送葬者並皆自返其家其中爲我之親戚者親戚指骨肉蓋用古義或歸後尚有餘悲若其他諸人則忘哀而歌矣歌字用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歌意義明白乃集評注云古人以死爲大歸言送我之人亦皆大歸而爲親戚所悲他人所歌也云云紕繆無理不値一笑

張平子四愁詩以背玉案配雙玉盤則案自當通椀而集評注曰

青玉案君所憑倚喻賢才爲君所恃村學究咬文嚼字如何可解古詩文選集評戴浦二田曰英瓊瑤告以精誠堅結雙玉盤勖以虛受兼容明月珠期以照察無遺青玉案喻以倚任可憑若盡似此詮釋眞所謂不得其意强而從我者杜少陵詩常遭此刼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張天如溥百三名家集千古傑作也惜搜羅未備時多掛漏又不能鑒別眞僞如馬季長集收僞造忠經忠經爲宋海鵬作明見玉海後人妄題季長名而且僞康成名以注之天如不察遽爲收入且果季長作亦當自爲一書豈宜收以入集諸家中如摯太常集之文章流別蕭竟陵集之淨住子庾度支集之書品皆不宜收入者也

馬季長樗蒱賦末云勝者歡悅負者沈悴二語自是恆情後人好爲高論乃矯之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欣然於既勝者必不能復喜於既敗苟但以爲閒中消遣則將忘情勝負亦無所謂欣然矣此亦恆情好爲異論者未之察耳

魏武祭喬公文述生平車過腹痛之約而以爲戲謔之言讀之哀情滿紙非唐宋諸賢所能仿佛者特阿瞞事事狡獪焉知當日不負約腹痛始爲雞酒之奠以不欲神其說而故爲是戲謔之言耶

隱侯上宋書表起云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隸事雅切得漢人之遺其下聯云若不覩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高之業意亦與首聯同而詞迴不逮

三十常用而立兄弟每云友于此雖恆見習用而吾輒謂

之不通沈約遺表末云雖𣂪也善庶等鳴哀用論語可發一笑
既云也善何不復云也哀乎

全唐文

劉夢得祭韓吏部文傾倒至矣中有云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
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想見當時貴重如此固宜

劉乂詆其諛墓金而奪之也

夢得祭柳員外文語極悲愴尤惓惓於其身後事如云仲紙窮竟
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
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
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
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
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末復云誓

使周六同於己子其重祭文作於子厚卒之八月喪來臨哭之時有云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稚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以此二文合之昌黎所撰墓志足見當時友誼之重非後世涼薄所可幾萬一者抑人心感應施報循環觀諸人待子厚如此亦必子厚生平無愧友誼所致但即待夢得一事亦可以概其餘矣此時混服子蓋尙未生故但云周六當合粹劉文日月致之劉文所謂敦詩者司空崔羣也亦有祭柳員外文中云羣宿受交分行敦情契遺文在篋贈言猶佩撫孤追往泫然流涕雖其情深遠不逮劉作然亦不負死友者

太子賓客于邵字相門有初夏陸萬年廳送奉化陸長官之任序其文尙沿初唐不能暢達究其文義蓋陸長官爲萬年之弟十

年前長官嘗攝奉化令至是爲眞其兄集友朋燕而餞之而相
門則長官舊友也因作送行詩序此頗可補四明志職官惜軼
長官名耳文云公有入宰之淸行有專門之奧學加之理要飾
以藝文三十年中猶宰一邑又云先是公由外署嘗攝行此職
未拜眞而復罷人到於今思之豈彼人之幸猶多而資公之政
爲理不然奚十年之外復與此合耶況今年吏曹尤難其選天
子中明平詔令宰輔論定乎官材天官卿孜孜於取捨儕此舉
也授受者安易爲力哉蓋前此權攝出於外署此次拜眞始由
部選而云人到於今思之則前此攝縣時嘗有政蹟矣而惜其
毫不敘及也

宋文鑑

宋文鑑律賦卷中載歐陽文忠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痛陳時政直

是一篇有韶奏議讀之深訝其不合試賦體裁及閱文忠年譜則是時試士而公作此擬賦進御者也古大臣忠君愛國隨在不忘規諫固是律賦中有數文字特文鑑義取使人則傚此豈可爲士子法乎東萊當收此篇於古賦卷不當在律賦卷也且文忠此賦隨意行文意不在句語上見工拙本不得稱之爲律也

坡老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淸者以飲吾友偶爾分別貴賤本無深義近人有著賦苑巵言者解之曰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之僕誤矣則吾未知僕上加吾字吾我應作何解此等語不足噴飯乎

豐淸敏公稷荷花詩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摇風非特氣象高遠卽詞句亦雅切也又按北史柳昂傳楊素見昂子調因獨言曰柳

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知公詩字字有來歷也　讀周濂溪愛蓮說不如讀豐清敏荷花詩詩云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繪物寓意並無假借史稱蔡京見此詩縮舌厚齋先生謂詩言志此清敏之志也諒哉

歐陽文忠之論狄武襄論包孝肅頗有深文若溫公言之必不爾也溫公論事極激直恰極和平在北宋大臣中別自有一番氣象

子由上皇帝書滔滔七千言未嘗不暢而時苦曲而不達較之坡書未易相頡頏也　子由言三冗害財其論冗費尤切時務冗費中養宗室省漕運二條尤爲切當不獨切於當時尤切於後世者也吾嘗謂國家冗費莫甚於漕運置官設吏立衛募丁挑河建壩造船創廠每歲費用不貲而天下且以多事竊嘗妄謂

京師獨運米然而人生日用所需之不出自官運者未嘗不足也米獨運於京師然而北地他省之不宜稻黍者未聞饑餓也郊廟粢盛自有親耕之田天子玉食自有惟正之供至於吏俸民食苟罷官運則轉輸之商賈未有不輻湊於輦轂之下者且以民間日用可有可無之物言之有如紹興之酒其爲物如流水其盛之之器必瓦缶此其致遠之難百倍於米者也然而官不之運又未嘗招之使來而京師之大人民之衆億萬人無日不飲飫極醉而絕不聞有無酒之日此以知漕運苟罷必不至斷食也明矣

劉摯疏云嘗以爲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鬭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按此說極合言官作用與吾所謂溫公論新法之意相若也

乃旋以有旨令分析所謂助役事遂極言王安石曾布自謂因大臣爲分析之法摧言者之氣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然則始固心知其不可繼因含怒而遂不覺恣意言之矣然則學養如溫公者其未易幾矣

歐陽文忠謝知制誥表云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四六文字簡淨如此看似容易到恰難也此法始自唐陸宣公惟大家能之

孫何文箴有云游夏之徒得麤喪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噫大聖人以文學品題二子而宋人大言敢輕視之如此吾不知其所謂發明者果何道邪觀其於兩漢獨稱美楊雄則識見可知矣

唐子西庚家藏古硯銘序云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

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雖是文家巧於立說其實至理亦不外此

宋儒論古人多好爲迂刻之言如蘇轍之論光武昭烈曾鞏之論淡文秦觀之論石慶張耒之論邴吉多非平情孔子曰躬責於人終無已時大抵皆坐此病

甬上三補耆舊詩

吾鄉陳醴字元孝宋神宗朝官廉訪使有登太白樓詩云酒徒一去且千秋遺像依稀記昔遊眞恨古人不見我卻從今日又登樓涼風過水寒蟬寂衰草橫天野馬浮極目中原萬餘里挺然獨立倍添愁李杲堂先生錄甬上耆舊無此詩王克軒補集載之不知從何處得來雖只一首足以傳矣　吾前言三補耆舊

詩中載宋人陳廉訪登太白樓詩之佳後閱周即墨斯盛證山堂集則全首是即墨詩惟落句挺然獨立倍添愁挺是𢎞字倍是迥字爲小異耳即墨在國初爲吾鄉名家此等詩固優爲之且其集爲六十餘歲時手定付刻者斷無誤刻古人詩之理則甚矣王克軒之妄也謝山續耆舊集斥克軒爲妄男子如以荊公桃源行爲王桃源詩今又得此顯贓則其書急當覆瓿矣近時鄭三雲辰袁陶軒鈞搜羅四明宋元詩皆采其書列廉訪此作向余編宋元四明詩徵亦收入之今始知不足徵信如此將來重事校補凡本克軒書而別無他見者盡删去之

淮海英靈集

阮文達公元編淮海英靈集分甲乙丙丁戊五集戊集之末附以家集爲北湖阮氏詩此古人有成例者云烏程陳焯塤詩已非

古法後復有歙江氏詩云甘泉林慰曾塡諱復有西山林氏詩云江都耿弓塡諱余初閱其目疑有江林二姓者同操選事故沿阮氏家集例耳及讀其詩傳則江氏乃文達祖母家林乃母家此例非特古所罕見即今日亦瀕聞也父黨雖甚蔓延總可括以家集至母黨則或兩或三已難限制況更由大父推之始出祖凡其配氏之族何一非先世之外家乎推而廣之豈有窮盡耶然則當如何曰非惟不當別題塡諱之人且不當附於卷末宜依其人年世散見集中而傳首則云外曾王父諱某外王父諱某而已夫附於卷末者以已操選政不敢遽以先人厠古作者之林某人塡諱者非特諱於私家幷諱於臨文已不敢書而使人代書之至於外氏則謙之不必等於本宗尊之不能敵於父祖文達此舉兩失之矣

杜甲字補堂號晚晴江都人□□十二年由通判知州來知寧波府十五年調任杭州淮海英靈集中選詩四首其送別宮端張南華先生云料峭春寒近禁烟珮聲初出五雲天鉦公競作流觴會御翰新頒送別篇一路青山迎晝舫兩行紅燭寫銀箋懸知歸與乘春去贏得人稱是散仙又江都王玉藻嘗知慈谿縣英靈集選其讀史一首

吾鄉陳楞山撰自號玉几山人寓居杭州嘗與謝山同以鴻博被徵辭不赴詩名甚盛余得其繡鋏集頗見落落高致嘗客居揚州里中名輩多與往還近余見淮海英靈集中時有懷贈楞山之作江都陸南圻司馬鍾輝月夜泛棹眞州訪陳玉几云共賦懷人什詩來江上尋斷鴻前夜夢孤月此時心鷺影亂秋水魚風吹晚林相思淸不寐涼抱玉壺深欲入黃北垞裕已卯夏館

江鶴亭苑卿街別業昔爲余門人程志泰舊居老友陳玉几亦嘗寓此今老友殁已一載而余門人卒且十四年矣時方編舊雨集及玉几詩因感而賦云友人沒後黃壚在弟子亡來絳帳空老我不堪今昔淚一齊彈與碧梧桐儀徵張南垞明經秉彝新秋陳玉几王孟亭諸君小集城南水亭雨中分賦中二聯云秋光著水涼生袂小雨催詩響到亭打槳客來花港暮撈蝦網歇柳根腥江都員周南秀才燉再客杭州詩有云幾多舊雨歸黃壤剩有晨星總白頭自注上句云謂玉几襟三太鴻諸君以一布衣偶然作客維揚而交好篇什時見諸選集中則當日之聲名藉藉可知矣

文錄

文錄原題宋唐庚撰據强行父序實行父錄庚所論詩文語也四

庫附存目作唐子西文錄且云前有紹興戊午行父自序稱宣和元年罷官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考庚貶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大觀五年即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庚歿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又克莊後村詩話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使及東坡之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是庚生平未見蘇軾而此書言及軾者凡八條一條稱余雅善東坡一條稱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則與軾甚稔克莊不應如是之舛殆好事者依託爲之云云余謂此說甚辨其以庚卒年駁序中宣和同寓若庚果卒於政和初則强序之僞無疑至摘文錄稱東坡云云謂與後村語不符則又可怪焉後村云不及東坡之門非謂不及見東坡之人子西固不隸坡門而遂不許其十八歲之嘗一晉謁此何

說耶曷仰前輩望見顏色不得師事其人古今恆有之事而以未及其門遽斷爲生平未見可耶若以雅善東坡語駁之則尤怪按文錄此條之前方稱東坡詩敘事言簡意盡此條因云謝固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記事冥搜既久僅得句云云然深有愧於東坡矣是雅善東坡者雅善東坡之詩非雅善東坡之人余雅善以下十字爲一句稍知文義者一見便曉今以余雅善東坡五字爲句不知下文將作何解大抵著書至於巨帙必多謬誤況官書出自衆手尤不能無所牴牾故四庫總目附存目合二百卷精博者固不勝計舛錯者亦時有之至如此條及至游子條則雖謂之蠱心可也

聲調譜

趙執信作聲調譜翟翬以爲趙書而作聲調譜拾遺故即隨趙書

之後趙書已屬多事此作更可有可無古詩固有聲調然佳詩自爾合拍苟非佳作即依樣塡砌可稱詩乎漁洋講究聲調趙氏求其祕不得而恨之而遂攻之不知漁洋非靳之也實知此說類村夫子所爲貽笑方家故羞與之耳吾知漁洋者也趙氏究之矣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六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